



# 斯人记

张恨水全集

# 斯人记

张恨水 著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[www.BOOK00.com.cn](http://www.BOOK00.com.cn) 和/或 [www.BOOK00.com](http://www.BOOK00.com)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的商标。

## 自序

这篇《斯人记》，是在我写第一次百万字《春明外史》之后，跟着写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在北平《世界日报》当编辑，编日刊和晚刊的副刊，一面编一面写，根本谈不上什么著述，只是想法子填空白而已。既是填空白，所以驾轻就熟，就挑这种现成的社会材料写，全篇只要打个模糊的轮廓，以后就可以逐日随意下笔，不费多大手脚。我原序里说：“一描写社会琐事，以博朋友笑谑”，那倒是不折不扣的真话。其实更坦白的说一句，就是偷懒。

这种社会章回小说，从最远说，应该是以《儒林外史》为始祖。满清末年，这类作品，风行一时，直到“五·四”前后，其风未戢，我必须承认，是受了这个影响，并承袭了这个作风。这种作风，最崇高的境界，是暴露黑暗，意义是消极的，若以近代评衡文字的目光来看，殊不能达到建设或革命的目的。我的《春明外史》，和这篇《斯人记》，以及《春明新史》、《新斩鬼传》，甚至最近所作的《牛马走》等篇，都走的是这一条路。我并不是孜孜不倦，好走这一条路，就是上面所说的取巧与偷懒。为什么取巧与偷懒呢？因为一般作编的人所写的小说，是没有稿费的（此说以往，现在有点，不是腾出另一番工夫来作小说，作小说的工夫，编稿子里面，他只有图个大体上说得过去，就这样交卷了。

但我一部分小说，虽走的是这一条路，而生活的反映及环境的条件

许可下，作风又略有分别。例如《春明外史》，多少可以写点北京政府的丑态。而《斯人记》就不然，那时所描写的社会，依然是北方政治黑暗的年月，新闻记者，随时有遭祸害的可能。我只能写我的朋友，以及我朋友之朋友的故事，俾使大家看了，“以资笑谑”而已。

这篇《斯人记》开始写的日子我已记不清楚。报上登载约两年多。结束以后，我也就算了。后来到了二十五年，我在南京办《南京人报》，社中朋友，怂恿我印单行本。好在自己有印刷，自己有纸，并不费事，我就印了三千本，分送朋友和《南京人报》的读者，还是“以资笑谑”的意味。去年《万象周刊》社，向我商量，翻印这本书，这倒也无所谓，人事的延误，很久没有出书。最近百新书店，在西安买到一部署名我作的《京尘影事》，是沦陷区书商盗印的，拿来我看，也要我出书，我哪里作过这部书，很疑惑。及至打开来一看，就是把《斯人记》割裂改名出版的。一经割裂，自然是更不成样子，大令我啼笑皆非。他们就说了，与其让人出改装品，你何不把真的拿出来，多少减却你一点盛德之累。我想，盛德是谈不上的，我向来看我是个起码文人。拿真的出来，自然是可以，还是“以资笑谑吧”！这是这书后方重版之由来。

此外，我有点感想。我校阅原书一遍，我回想在当年北京政府之下，何以首善之区，生活是这样糜烂，连我自己在内 也没有一丝一毫振作的精神，所谓朋友，所谓朋友之朋 不是大夫阶级，却是士的阶级。中国立国的精神， 气，《斯人记》对北平士气，虽未完全描写出来，大概只有很少数是例外。大部分士，只是捧戏子逛窑子酒食征

逐。上焉者，也不过逛公园喝茶，弄弄风月文艺，而娼家和大鼓娘之类，却成了社会趣味的中心，在这一个角度去看政治，那真是中国不亡，是无天理。

这里面所写的朋友，朋友之朋友，不用说，继续糜烂下去的，自然，到了今日，成了沦陷区的人渣。但也不少经过一番磨炼，幡然觉悟的，于今在前方与后方，都对抗战有所尽力。那些人渣，值不得提。这本书，或者有人看到，觉得我也在这种环境下混过，那末，这滋味是不堪回忆了的。我们一同忏悔吧！

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序于重庆南温泉

张恨水

## 本书发端江亭秋

（生侧帽青衫）诗云：“风定雁行收，云高淡欲流，寒园三日别，落木一城秋。”小生，姓梁名雪崖，别字寒山。生长绿杨洲下，家住黄叶村边。就传书剑，鲤庭忆问对之年。身似梧桐，风尘倦轮蹄之影。江南久别，燕北羁留，说不上什么落拓江湖，实在也就难传楮墨。只因幼耽吟咏，略谙词章，因此寄居春明，砚田自给。任空四壁，相如原自无家，便隐三年，祢衡终算有刺。好在小生鷓鴣之志，不求高枝，晏鼠之谋，不过一饱。因是笔头所入，除供奉甘旨而外，他无足念。不过文人结习之未忘，牢骚每形于言外，忍俊不禁，发为韵语。此间二三文人，有意推袁，逢人说项，居然以诗人二字相赠。愧不敢当，私还自慰。可怪者，

莫道青衫薄福，尽有红粉怜才，许多咏絮名姝，愿作随园弟子。只是未脱青衫，犹摩黄卷，何曾我老，敢谢人师。其中只张梅仙女士，真诚知己，绝异俗人，不畏瓜李之嫌，竟订金兰之契。两岁以来，游履不断，诗钵频催。岂是客里奇逢，也算人生清福了。

〔南南吕一剪梅〕莫问青衫旧酒痕，春也愁人，秋也愁人，可怜知己属倾城，风絮前因，花月前身。今日天色晴朗，秋气扑人。恰好万姓腾欢，又是双佳节。梅仙也曾有约，命我在中山公园相候。来此已是格言亭，还不见梅仙到来，且上亭子去，看一看古哲格言，聊以消遣。

（旦刷鬓浓装上）诗云：“不见诗消息，黄花开也迟，

两眉秋意绪，除是故人知。”奴，张梅仙。海外飘鸿，人前孤鹤。全家抱端木之遗风，独我留春水之词裔。因是不辞飘泊，就学旧都，尚甘寂寥，未联新雨。一腔女儿幽怨，只在心中。十分游子情怀，还绕膝下。咳！也是我未能免俗，终日情痴。曾因读江南梁寒山之大作，引为神交。偶寄诗简，便成知己。只是吾人不生有情之天。各抱难言之隐。半作师生，谊联手足。所幸梁兄虽似槁木死灰，而却循循善诱，岂惟不愧屋漏，犹能借助他山，佩感之余，情好弥笃。今因国庆，各有一日余暇。我知梁兄身家不遇，事业全灰，每遇佳节，更增烦恼。特约其同上江亭，藉忘忧闷。我一个女儿家，对此环境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如此。你看，梁兄徘徊亭上，已自候我多时了。

一点秋心半未明，道是无情，正是多情。相逢一样说飘零，爱也何

曾，怜也何能？

（旦微笑介）梁兄久候了。（生）梅仙，我怕你读书甚勤，要爽约哩。

（旦指石柱格言介）梁兄，你看那上面的格言，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（生）前言戏之耳。今天天安门庆祝大会，万人空巷，此间相去咫尺，你看人山人海，热闹过甚，不是我们清谈之所。（旦）我倒早有个计划了，际此天高气清，何不到陶然亭去一游。（生）那地方只是一片荒地，几间破庙，有什么可游之处？（旦）现在时已暮秋，那万顷寒芦，必已飞花作絮，当然有一派情趣。我们只图耳根清净，痛快一谈，管他什么破庙。（生笑介）只卿才是解人。（旦微笑）余子何堪共语？（生旦同行介，绕场复上。）（生）梅仙，你看，一带古城，双株残柳，好不清凉也。

〔绣带儿〕长空里几行雁影，残秋画出归程。孤城下几个荒亭，寒林处几处低坟，凄清。

（旦）不要说那种颓丧的话，不要作那种颓丧的思想。梁兄，你看哪：

〔太师引〕万顷黄芦连小径，却斜掩白杨半层。风初定，都无市声，是何处暮笳突起孤城？

（旦）情景是萧疏之极了。这一片军号之声，好不令人心弦震荡也！

〔懒画眉〕地僻途荒没人行，怎奈秋声到处听，心中兀自吃虚惊。将一片幽心幻此情。

（生）梅仙，你为何恁地慢？（旦笑介）这个地方，冷清清的，四顾无人，遍地荒冢，我有些胆怯。（生叹介）你不见古人有叹骷之篇，秋坟之咏吗？你我现在怕坟，终久也是坟中之人哪。

〔絨絨箱〕你休为鬼境锁眉颦，我却爱凄凉风景。把凄凉今日消磨惯，到来日凄凉看得轻。君须省，只这万家宫阙，常变作一片秋坟。

（旦笑介）梁兄言之诚是，我心地坦然了。这里万芦成海，一径通幽，我们就此慢慢行去。（旦指点介）行行，四边人静。吹芦花作雪，飞去无形。

（生）梅仙你不愧是春水后人，形容得出。（旦微笑，仍指点介）那地方。

〔前腔〕重楼半隐，环绕着白粉墙平。

（生）那就是陶然亭了。（旦）啊！亭亭，一丛乱树对人青。（生）那一丛乱树，便是香冢与鹦鹉冢了。（旦）哎！不过黄土墩上瓦砾场中，两幢断碑，何以负这样的盛名？宇宙之间，凡事有幸有不幸哩。（旦一手支颐，一手抚胸，痴立介）（生）梅仙你为何静立不语，莫非想得什么佳句么？（旦良久不语介，长叹介）我的感触良深呀。对此蔓草萦骨，拱木敛魂啊！

〔春窗绣〕〔宜春令〕芳心里相思一寸，变作了昆池底万年灰烬。梁兄呀！

〔锁窗寒〕我比方这秋柳精神，对残照西风也断魂，甚心思，打点

出野马诗情，最可怜一对凄凉人影。更那堪形之吟咏。〔绣衣郎〕思沉沉，只无言有恨。思沉沉，只无言有恨。（生）虽然，如此沉思，必然有动于中。（旦）我想这香冢与鹦鹉冢，不过几捧残花，一只哀鸟，大千世界之中，类此不幸之事，知有多少。他们都湮没无闻，与草木同窗，倒不如此花此鸟，各有千秋。他人不说，就以我所知的两个人而论，他的事迹，恰是可泣可歌，有声有色。而且他们所作的事，其时其地，却与这两冢有关。百年之后，人只知有香冢鹦鹉冢，谁知道这一对痴男怨女呢？由此说来，人生有幸有不幸也。（生）梅仙所说，是哪一个？（旦）这一对人吗？他以不是因缘，自隐名姓。只因相识奈何天中，吊古陶然亭畔，无限伤心，不能干泪。握手痛哭之余，彼此竟牺牲一切，站立在这冢上，定了婚约，换了戒指。这男的原是出山之水，这女的便成沾絮之泥。这种婚姻，不甚光明，已觉痛苦。偏又周郎命短，凤不双飞，倩女魂销，草成独活。（生）言之倒也可怜，定情之处甚多，订婚何必在此？这二人未免自坏吉兆了。（旦）他们本是一对伤心人，其情恍惚你……

（旦凄然不语介）（生强笑介）未坠杞人之天，莫垂楚囚之泣。那西向一痕青影，几点荒烟，正是城外的西山，且上陶然亭去。

（僧迎上介）壁破芦萧补，楼空蝙蝠飞。二位游客到了。（生）你看，一座名胜之地，只是满处尘埃，一廊败叶，萧条之极了。可有休息之处？（僧推客室门介，生拂袖介）这一阵阴晦之气，已是难忍。（旦）这佛堂之后，有一带走廊，下临芦塘，远望西山，不如到那边去吧。（行介，

僧设旧椅桌茶具介，生旦同坐介)(生)这芦塘远处，几点杨柳人家，倒也有些兴趣。

〔大胜乐〕远遥遥烟雾笼晴，有还无西山影。石栏杆外天涯近。我这里依栏闲眺呵。他只是

〔节节高〕心头闷。笑又颦，行还定。七分端庄三分俊，支颐闲让风吹鬓。相看无言向斜阳，这般憔悴人难忍。梅仙，你是一个新时代的女子，为什么有这样工愁善病的状态。(旦微笑介)此全因梁兄不好，既然知道我容易触景生情，何不反对我游览江亭的提议。(生笑介)提议者责人，附和者有罪吗？(旦笑介)只是徒唤奈何，爱必强为欢笑。(生平视笑介)梅仙，此情此地，我忽忆一事。友人张恨水，他所作之《春明外史》，中有一回，记的是“曲槛喜相逢烹茶享客”，正是一男一女，在陶然亭雅集。那女的名李冬青，与君十分相似，只是一个如索李春芳，一个如丹梅冬艳，微有不同。(旦拂衣笑介)兄对我身蔽绮维，有微词乎？我以为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，还不失为率直。李冬青落落孤芳，亭亭净植，我哪比得上。只是我不愿梁兄学那豪气消沉，清才抑郁的杨杏园。(旦拈巾低头，低语介)不得缔此世之良缘，爰枉作来生之幻梦。(生)梅仙，你怕我步杏园后尘，不免短命吗？其实他成为街谈巷语之资，博得后人不少同情之泪。我们二人，纵相守一天，也不过腐同草木。(旦)闻张君近又有长篇小说问世，兄既系彼友人，彼或拉我作为陪客，亦未可知。(生)闻他新作，要写若干对神仙眷属，美满姻缘，尔我败兴之人，未必可入风流之队。(旦)《春明外史》，又何尝不是悲剧？

〔东瓯令〕相思债，泪珠情，写出文章才当真。虽然难铲山般恨，不坠入风流阵，你且把此情诉与后来人。

〔金莲子〕纵道我是酸丁，得人家道句可怜生。（生笑介）果然如此，倒不妨请他将你我写上书去。现在暮霭横天，昏鸦投林，我们可以回去。顺道一访张君，介绍与君相见，尊意如何？（旦）使得，行者。

〔余音〕一刹那，黄昏近，凄然掩袂下江亭，与君且去访这位久客春明的恨水生。

（生付香金介，僧送介，生旦行下场介。）

生如此清游也可怜。 旦归来两袖带寒烟。

生诗心十日情无尽。 旦犹绕芦亭夕照边。

## 第一回 生女别妍媸疗贫学曲 得人在妩媚送笑登龙

却说中国人的思想，向来是是古而非今，以为五帝时代不如三皇。夏商周三朝，不如唐虞。唐宋元明，不如汉晋。甚至降到清末，以为咸同时代的人，不如乾嘉；光宣时代的人，又不如咸同。像这样一步一步退下去，千万年后，不知道中国人要变成个什么样子了。这话可又说回来了，这种思想，却也不能说他毫无根据。有人说，民国八九年的北京看到民国二三年是唐虞之世。到了民国十六七年，看民国八九年的北京，又是唐虞之世。然则社会上的现状，是一步一步后退的，岂不显然？诸君莫说这是笑话，本来稗官小说，也就卑之毋甚高论。在我动笔时候，

北京已是北平，都城南迁了。回想当年，真和现在有许多不同的地方。本来国家迁都，自有他的大道理，吾挤小民，何必置什么未议。不过一个人目睹沧桑，这荆棘铜驼之感，是少不了的。加上我的朋友，和我朋友的朋友，他们在这几年之中，或兴或衰，或留或走，也就极苍狗白云变幻之态了。我们怎能无动于衷？世界上的文字，本来就不必到一种特异地方去寻材料，只要说得尽情，言之成理，自然成章。况且小说一道，本来是街头巷尾之谈，那种材料更是俯拾即是。所以这一部小说不必装腔作势，说什么有托而述。也不必说楼阁凭空，全是杜撰。不过把斯人耳闻目睹的事，似乎可资玩味与谈助的，随便记将下来，文字里面，加些小说匠固有的点缀，作为长篇小说。所以老老实实，就名他为《斯人记》。《斯人记》云者，一可说是斯人所记。二可说是把斯人事记将下来。若说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。作者斯记，有独清独醒之感。则吾岂敢？那倒不如说是死人所记为得了。闲话说了半天，我这一点感想，却从何而起？我记得古人有两句诗：“溪边多少如花女，头白溪头尚浣纱”。这正是说，人生有幸有不幸。而我所忽然感到的，就是有两个女子，同时学艺，一个升天，一个坠地。足以代表一部书上人物的缩影，不如就把她请来，作一个开场人物。而且她关系半部莺花，一朝声色，倒也不愧作一个说部先锋。若论这个人是谁，在若干年前，她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小家碧玉。她是旗人，父亲姓个寿字。自个儿小名菊儿，一直到十五岁，依然是这样叫着。可是父母不和，打了一场官司。不知如何，她父亲是大输特输，判了永远监禁，小菊就跟着母亲过活了。她母亲是个能干人，

一向带着三分男性。满胡同里都叫她一声寿二爷。寿二爷除了丈夫，只有一个独生女儿。过起日子来，未免显着枯寂，而且先是一点进项没有。到后来有一个好街坊，倒和她很好，就在一处合作寻生活。这人姓牛，单名一个贵字，人称牛大爷。牛大爷是个白肉胖子，银盆一张大脸，只因为脸上肉太多，向上一拥，把眼睛的眶子挤小了，只剩得一条缝。他脑袋后面，比脸上的肉更多，在后脑勺子下，涌出一大撮肉。一层一层的叠将起来，像半个葫芦一般。他前后有这两块肉一挤，脑袋上万万生不住头发，就秃着一颗脑袋，由此一来，人家又给他起诨号了，背后叫他大秃牛。大秃牛是个混混，前前后后，几条胡同，没有不认识他的，这胡同里要发生什么小事，他一拍大腿从中一劝说，大概就可了结。寿二爷因为他这一点，觉得他够朋友，就和他联合一处，开了一座洗衣房。另外请了一个教戏的给菊儿教戏，两家三口人过日子，虽然苦一点，究竟也有个办法了。这个教戏的叫短腿李。原是个唱青衣的戏子，只因扮相不好，唱不红。到了中年，索性倒了嗓子，不能登台，于是就以教戏为生。这一条西城根胡同里，他教了两个女徒弟，一个是菊儿，一个是吕家大妞儿。不知不觉教了八个月，就送她两个人到天桥小戏园子去登台。先是充些零碎，后来有点舞台经验了，菊儿改名芳芝仙，大妞儿改名吕芝仙，唱正式的角儿。唱了两个月，芳芝仙大红特红，由开锣戏改到唱压轴子。吕芝仙却还是唱前几出戏。有一天散了戏，两个芝仙同坐了一辆人力车回来。到了寿二爷洗衣房门口刚刚下车，却碰到吕芝仙的母亲，在油盐店里买东西回来。她母亲吕大娘怒从心起，因冲着芳芝仙

的面子，又不好骂，勉强笑道：“哟！孩子，你拿多少戏份了？又坐洋车回来。”芳芝仙在身上一掏，掏出十几个铜子，给了车钱，就回过脸来，笑着对她道：“大婶，你别怪大姐了，她原不肯坐车，是我请她的。”在她们这样说话时，寿二爷听了便赶出门来了，大妞妈一看寿二爷，头上梳着一个钻天旗人髻，倒有两绺头发分披到耳鬓边。身上穿了一件蓝布大长袍，两只衫袖，各卷了一角，手上拿了一块盘子大寸来厚的锅饼，咬了几个大缺口，嘴里还是鼓起咀嚼着。彼此一见，远远的各蹲了两蹲，请了个半截儿安。寿二爷笑道：“大姐，家里坐一会喝碗水去。”大妞妈道：“我正有几句话和你谈，坐一会儿吧。”于是寿二爷领头，将大妞妈引到屋子里去坐。两个姑娘，也都跟进来了。

寿二爷一看大妞妈，放下的菜筐子，里面有一个纸口袋，盛着一袋杂合面，另外一只粗饭碗，盛一点子香油，筐子上横搁着一大把二尺来长的老菠菜。寿二爷一见，笑道：“大姐，你真会过日子啊。”大妞妈道：“这有什么法子呢？你瞧，他爸爸到张家口去了，是两三个月不给家里来信。我们这丫头和你家姑娘一块儿学戏。你姑娘学多少了，他还是这两手。这就全靠她，每天拿五十个子儿的戏份，房钱该下两个月来，房东直催。这年头儿，吃什么都涨钱。杂合面，今天又涨上一个子儿。吃什么也吃不起了。这要不省一点，怎么办啦。前几个日子，为了会钱，到处抓不着，把一件大棉袄当了。我想写一两银子，打算除了一块会钱，还剩两钱使。可是当铺里，凭你怎么说，就只肯写八钱。刚刚是够那注会份儿。我就怕当当，这个日子用得痛快不是？下年一刮大北风，

你瞧，这就够着急。”寿二爷放了那锅饼，将手在大腿上一拍，说道：“你这话一点儿不错，我只要能对付过去，就不敢当当。”大妞妈道：“老姐姐，你这日子就好过了，不说别的，就靠大姑娘这戏份，每天二十吊钱，你就够花的。合着现在洋钱的市价，这也就够三四十块钱一个月了。将来再有机会，到大戏馆子里一露，凭她这个扮相儿唱工儿，准红得起来。一月不定挣个三百五百的。我这丫头可就差得远着啦。”说毕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干脆是没有指望。”寿二爷道：“我的意思，你们大姑娘，不要唱青衣，改唱衫子吧。现在唱衫子唱得好，比唱青衣还容易红。”大妞妈道：“除非是那么着。我想她师傅来了，求你给提一提。”寿二爷一面说着话一面提开水，沏上一壶茶。放到桌上来，斟了一杯，放到大妞妈面前说道：“这不是末子，是二百一包的，你喝一杯。大妞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笑道：“是好的，不错。不瞒你说，这一阵子我因为给人家作一点，晚上老是熬一个大半夜。据人说喝点茶，可以不打瞌睡，所以常常买三百一包，二百一包的，到了晚上自己沏着喝。这真不假，喝下去，就不要睡。”寿二爷道：“大姐，您可别这样，现在你勉强的做，就这样过去了，病根可种在身上。将来上了一点儿年纪，全发出来，您可招架不住。”大妞妈道：“我哪里不知道，可是要不这样，现在就没有日子过。”说毕，不住叹气。寿二爷道：“我们都是一样的人，你那份苦日子，我也知道。今儿个下午李师傅要是来了，我给他提一声儿，把《乌龙院》《翠屏山》《双摇会》这些戏，先教给你姑娘，这样的戏，只要肯卖力，总可讨好的。”大妞妈站起来提了菜筐子，口里说道：

“费您心了，将来我再谢你。家里还扔下一个小的，只嚷饿啦，明儿再来坐吧。”说毕，和吕芝仙一块儿回家去了。芳芝仙见没有了人，这才笑道：“妈，我上回不是告诉你，有一个姓刘的捧我吗？今日我没上戏馆子的时候，到九岁红家里去了一趟，可就碰着他，他死七八赖，一定要请我今儿个去吃馆子。我听人说，他当过大兵，我可不敢去。”寿二爷道：“当大兵的怎么样，他不是人吗？这人捧得很久，请你吃饭，去一趟也不要紧。他真要能花钱，就让他到咱们家来坐。我们要人捧，想尽挑小白脸，那可不成。”芳芝仙一撇嘴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。只要捧过我的，我是满应酬，没有不理的，若是不理会，我现在哪会唱得这样红。”寿二爷道：“在天桥唱戏，红一辈子也是枉然。你师傅给我提好几次了，说是游戏场的坤戏班子，还要添一个青衣，可以想法子把你介绍过去。我是催了好几回了，他老是说不忙，我又不好老逼着他。今天他来了，你自己对他说说看。”芳芝仙道：“要好大家好，这有什么怕说的呢？今天他来了，我和他说，保管有几分成功。”寿二爷笑道：“你瞧，说曹操曹操就到了。”风门一拉，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，头戴青布小瓜皮帽，结着樱桃大的红疙瘩，耳朵上夹了大半根烟卷，满脸黄黝，配了短胡桩子。身上灰布夹袍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斑点。外套一件青布夹马褂，由青转成了焦黄色，倒是袖口上有两处地方，放出一片油亮。他提着个蓝布胡琴袋，走了进来笑道：“怎么提上我了？”这人就是那教戏的短腿李。寿二爷道：“您来得正好，刚沏的茶，喝一杯吧。”于是芳芝仙就倒了一杯茶，递给短腿李。他笑道：“你们不用说，有什么事谈